

金融竞争是人才竞争

□祁斌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根据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共同举办的2012年“中国资本市场实务系列讲座”整理而成,聚集了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中国证监会姚刚副主席、姜洋副主席等14位中国金融领域的官员、专家和学者,他们以开阔的经济视野,丰富的金融实践和专业知识,重点探讨中国经济转型期将面临哪些方面的重大挑战,国际金融领域的创新和制度变革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以及中国如何走出转型陷阱,如何布局转型战略,如何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国际竞争力,使中国经济真正走向强大。

2001年,从纽约回国加入中国证监会的第二年,我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组织了面向全校的资本市场系列讲座,有很多来自各个院系的同学参加。2005年开始,受刘鸿儒老师的委托,我在五道



作者:祁斌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书名:《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组织一年一度的《资本市场实务》课程,邀请证监会的一些同事和业界人

士为学生介绍资本市场的最新发展情况,我们建议学院将讲座也开放给外校的学生,学院也很配

合,很多周边高校的学生都赶来听讲。最近的几年,我们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高校举办了类似的系列讲座,受到了同学们的广泛欢迎。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的讲座呢?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学校里经常举办一些讲座,有些讲座人山人海,只能在后面挤着听到一句半句,即便如此,对当时的自己启发还是很大的,有些观点很多年后还能记得。当时大家还很受一套书的影响,叫做“走向未来丛书”,对80年代的大学生开阔眼界,包括后来很多人出国留学都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组织这样一个系列讲座,面向今天的大学生,第一个原因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们了解经济和金融方面最新的发展。2009年,我们曾将一部分的讲座编辑成《资本市场:中国经济的锋刃》一书出版,这样,希望不只是对北京的学生,对外地不能来听的学生也能有所帮助。

另外一个原因,现在对金融、资本市场感兴趣的学生很多,将来可能会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这个

行业对他们非常遥远,有很强的神秘感。记得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芝加哥大学读MBA的时候,那时候很想去华尔街工作,但是觉得华尔街非常遥远,后来真进去了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神秘。所以我邀请了行业里第一线的、比较有经验的一些人士,把他们请过来,跟大家面对面地交流。这样,大家可以知道金融、资本市场、投资银行并没有什么神秘,其实就是跟大家每天思考、每天学习是一样的。往远一点说,中国经济的崛起,需要强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而国家和国家之间金融实力的竞争,竞争的是人才。

2010年的元旦,我曾收到过一封电邮,是一位在香港的国际投行工作的年轻人发来的,他说他正是在八年前参加了清华的资本市场系列讲座,才下决心转学经济和金融,所以发个邮件表示感谢。我想,我们通过这些努力,包括《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转型与突破》一书的出版,都是希望能够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人才的培养有点滴贡献。

金融危机的另类解读



作者:米奇·费尔斯曼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书名:《全球经济怎么了:从欧洲危机到美国骗局》

□郑渝川

这是一本批判分析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及这两场危机依托的金融全球化体系的著作。有别于同类主题的其他一些读本,这本书不是金融行业的局外人、观察家所写。本书作者米奇·费尔斯曼在金融行业内浸淫30多年,是一位极其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现任冰川环境基金有限公司CEO。米奇·费尔斯曼此前担任欧洲最大、最有名望的对冲基金集团之一进益集团下属的进益碳基金高级投资组合经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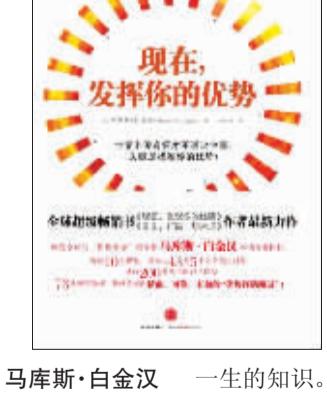
值得一提的是,米奇·费尔斯曼本人在进入金融行业内,从未染指“次贷”等高风险金融衍生品,秉持“绝不做蠢事”的法则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投资业绩。毫无疑问,“次贷”等高风险金融衍生品、冒险驱动的金融创新,就是米奇·费尔斯曼所说的“蠢事”。在这本书中,他更将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等全球金融中心开展的金融冒险,以及欧美国家纵容之下急剧膨胀的公共债务,均定义为“庞氏骗局”。

全书开篇即回顾了查尔斯·庞兹和伯纳德·麦道夫的两起众人皆知的“庞氏骗局”经典案例,指出“庞氏骗局”并非难以识破,相反骗局制造者会暴露诸多破绽。“资产的一边满是漏洞,而负债的一边正积攒着一笔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人们偏偏就不费心去查……也许是他们无法想像世上竟有这样奸诈却粗线条的骗子”。而来自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偏偏就缔造出一个本质上与查尔斯·庞兹、伯纳德·麦道夫术无二的“庞氏骗局”。米奇·费尔斯曼通过对美国多项经济指标特别是资本市场日益积压的巨额债务,以及公共债务等的分析,力图证明其观点。

米奇·费尔斯曼认为,美国政府如今仍然面临政府及私人支出激增的压力,还需应对接踵而来的债务爆棚、经济衰退、流动资金紧缺问题,是美国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无法偿付解决的。这样连串“无底洞”的形成,与美国政府一些主管部门多年来“巧妙”变换债务计算、计核方式从而让债务数据看起来“不那么吓人”有关,说穿了就是一种形式上的造假。而包括房利美、房地美等美国政府支持企业,在债务之外,还积累了大量的劣质次贷资产,同样成为需要美国纳税人偿还的庞大隐性债务。这就构成了“庞氏骗局”的责任人特别是自然人为其冒险和渎职行为负责。

■ 新书快递

《现在,发挥你的优势》



作者:(美)马库斯·白金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全世界只有20%的职场人士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绝大部分的上班族将自己的优势埋没在了日复一日的工作之中。大家总是花太多时间模仿、实践别人的工作方法,反而压制了自己与生俱来的独特优势。成功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只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优势角色”,在任何职位上都能获得非凡的成绩。如何了解自己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怎样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通过这本书,你可以从世界权威的优势研究机构获得能改变一生的知识。你还会接触到一个强大、领先的优势评估测试工具——它是作者和专业团队经过长达十年的严密统计、测量、验证的成果。你可以通过它找出你的优势。

作者简介:

马库斯·白金汉,毕业于剑桥大学,目前经营自己开设的顾问公司,业务包括企管顾问、教育训练以及在线教学。白金汉曾在盖洛普公司工作长达17年,主持多项职场绩效的研究,后成为作家、研究员以及演说家,每年对全球超过250万名听众演说。著有畅销书《首先,打破一切常规》和《发现你的优势》。

三千年来钱著史

□张冀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的《中国是部金融史》终于出版了。帝国兴衰的背后真有所谓“金融密码”?原始自由市场真的有竞争,还是本就是抢劫财富的顶级利器?为何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总会陷入“弱国、民贫,唯独官富”?

在这个庞大的国度上,我们积累了厚重的文明,也经历着复杂的变更,透过金融之窗,恍然间三千年中国史变成了一次次财经实验:汉代豪强的强征土地、唐代宇文融的限购令、唐代杨炎的富人税……西方的“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等金融学理论早已被中国式的语法演绎得淋漓尽致。中国古代并非没有金融,只是不用“金融”一词而已。现在,陈雨露教授以金融之名,借当代视角,为我们还原金权规则之下一个文明古国的沧桑真相。

在这个新颖视角之下,悲壮苍凉的征伐之歌,忧愤绝望的黎民小曲,朝堂颂歌,公侯雅调,商贾俗乐,全都被覆盖在了金融这个历史推手的影子之下。

金融,一个牵动着当代社会脉搏的领域,一个呼吸之间可引发社会动荡,也可消弭人类矛盾的工具,它既可创造辉煌,也能制造凋敝。

作为金融学教师,陈雨露教授从华夏盛世中看出了金融圭臬的力量,从凋敝末世中看到了金融利刃的血光,因此在《中国是部金融史》里将金融当作了中国历史的主角。对这一点,借用已先睹为快的网络读者的话,就是“这样的金融通俗史太少了”。

从这个当代视角来看,中国历史又会是一番怎样的纷纭之象?所有人物是又将粉墨一番,重新登台,还是洗尽铅华,素颜以见?想到这一点,历史沧桑之感,瞬间又填满心头。

金融并不以道德为出发点,金融实践更愿意遵循功利主义,但功利主义本身,也是一种道德

哲学。管仲运用金融之刀,将齐桓公送上了春秋霸主之位。这样做有道德意义吗?对周王室来说是功绩还是罪过?金融才不乐意回答这个问题。金融要回答的是:齐国是否因此国富民强,人民是否有钱了,钱都分配在哪些人手中,这些人运用金钱做了些什么。管仲告诉我们,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钱箱子里。”金融的力量,早在几千年前就已显示出了自己主宰天下的志向。但几千来的统治者们,有谁窥见了人类的这一规律呢?正是因为无视这一人类社会规律,封建统治者铸造了一种又一种臭名昭著的钱币,实施了无数种变相掠夺民间财富的措施,最终将一个个封建王朝拖入了泥沼。

悲剧人物王莽,这位原本也许会是“道德模范”兼“千古一帝”的人物,最终就败在了金融这把利刃之下。如果不是王莽新政把“货币改革”搞砸了,如果不是王莽新政对豪强财富下手过于生猛,如果……也许在两千年前,中国的历史就已经改写了。

金融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帮王莽正名,而是提醒我们:货币改革是种危险的武器,成则王,败则寇。王莽就是个例证。这跟王莽的道德无关,而跟王莽的命运相关。

金融这把利刃,刀刃见血,很多时候,不是劈向权贵阶层,就是劈向升斗小民。劈向小民,民生艰难;劈向权贵阶层,政治动荡。即使在封建社会,国家一般不会明目张胆地与升斗小民抢钱,所以皇权一般是通过税收或者增发货币等隐晦的方式敛财,而且无论多么贪婪与有权势,都必须留出让全社会继续生存的财富,以使统治得以持续。但依傍皇权取得部分权力的封建官僚不同,

一旦腐朽,就无所顾忌,不但抢钱手段五花八门,而且无所不用其极,直至压榨尽小民的最后一滴血。所以,问题的成因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封

建官僚。

正因此,时至汉代,封建统治就出现了第一个金融怪圈: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作为新兴的封建王朝,汉朝曾经给了我们很多美好想像。但从金融视角解读汉代历史,我们看到的不再是汉武雄风,而是“轮台罪己诏”和通货紧缩。

汉武帝连年对外征战,流民如同蝗虫一样席卷了整个西汉帝国,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消失了。面对铺天盖地的流民,刘彻迅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位铁腕帝王试图以更野蛮的方法制止豪强掠夺小农——杀戮。杀戮豪强再次给刘彻带来一笔财富,然而,这些钱根本不足以安抚数以百万计的流民。何况,诛杀豪强也是有成本的,这批酷吏本就是流民中最聪明的人,不但自己借机成为豪强,还要清除朝堂之上的异己。”最终,汉武帝写下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但盛世景象已成昨日落花。

此后,汉代君主几番努力,换来一个通货紧缩的结果。通货紧缩使得每一个手中的货币都升值,货币越值钱,农人的境遇就越悲惨。通货紧缩也进一步强化了官家豪强的货币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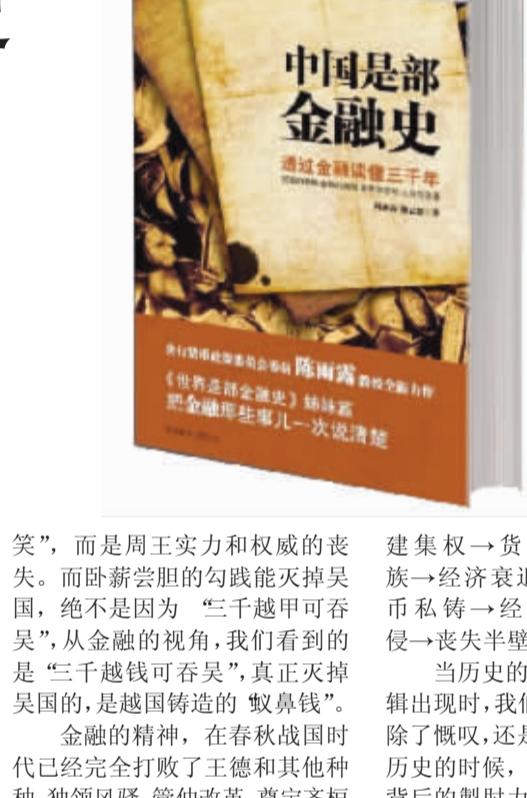
这样的汉代,还是我们印象中的大汉帝国吗?在金融的视野里,我们所认为辉煌的,也许是衰颓的罪魁祸首;我们所认为罪恶的,却可能是“牺牲了个人的清誉,换来了历史的发展。金融,有着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不是克己复礼,不是外王内圣,而是谁掌握了金权逻辑,谁就掌握了国家。

作为历史主角,金融发挥的作用,远不止缔造辉煌帝国,或者摧毁末世暴政。中国几千年王朝更迭,权贵交替,兵戈马革,宫谋政变,处处闪动的,依旧是金融利刃的血光。

单纯从币制来看,三国最后应该由曹魏统一,然而历史开了个玩笑,把一曲天下英雄慷慨之歌终结于“三国归晋”,这后面又有有着怎样的金融逻辑呢?抑或完全没有逻辑可言?

也许,金融并不能解释所有政权更替,但是金融解释了民生,解释了兴盛与凋敝,甚至解

释了中国集权与分权的逻辑:封



作者:陈雨露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书名:《中国是部金融史》

建集权→货币官铸→击溃异族→经济衰退→封建分权→货币私铸→经济兴盛→异族入侵→丧失半壁江山。

当历史的发展以这样一种逻辑出现时,我们所能发出的,似乎除了慨叹,还是慨叹。我们在抨击历史的时候,是否也看到了制度背后的掣肘力量?是否将它置于当时真正的环境中,是否真的明晰其形成逻辑?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有真正地了解中国历史形成的原因,才有力量为应有的荣誉而骄傲,也为曾经的过失而反省。否则,奢谈历史,又有何意义呢?

在《中国是部金融史》里,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

陈雨露教授所关注的,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逻辑,历史发展的真相。在“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的社会框架下,中国历史走的是一条曲折多难的道路,“皇权一封建官僚一小农”是一种单向压力传导机制,形成的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财富分配体制,正是这三者的矛盾,演绎了三千年的短暂繁荣与频繁动荡,主宰了黎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官商王侯的功名罪责。而这个社会框架的形成,与先秦中国的金融实践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我们的金融实践选择了这个社会框架。而一旦这个框架稳定下来,封建王朝的制度开始趋于稳定,框架之中的矛盾便已开始酝酿,一个王朝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它的覆亡!思之不禁令人叹息。